

鸟喧

许冬林

露水的清凉气息里听一声鸟喧,便觉得一脚滑回到少年,洁净清美的少年。扑蝶追萤,明眸皓齿的人在眼前,在同样青嫩的时光里,还没旧,还没老。

如今,两人皆成旧人。旧人也杳然,只剩了一颗鸟喧声里碎碎怀想的心。

“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。”是王维的句子,极有风情美,像我的少女年代。这竹喧里有穿林的风声,更多是鸟声吧。每每春夏之间,薄雨过后,独自坐在清寂的香樟树荫下,读王维的诗,恍惚中整个人几羽化了,悠悠漾在绿意和凉意里。想想,夏日的清晨,溪边草木上的露水将干未干,一位山村人家的女儿,着红襦青裙,迤迤地,从林荫小道深处走来。她提着一筐浣洗过后的纱衣,纱衣洁白,身后的林荫路细细。竹林上下,鸟喧四起,一滴露水掉下来,滴在眉尖上。一个姑娘,纯洁得如新浣过的纱衣,就这样在唐代的鸟喧声里,兀自生动起来。

我曾经也是那样的浣衣女啊,十几岁,暑假里,担下家务。和堂姐一起在长宁河边,在长长的青条石上洗一家人的衣服,河对岸有少年在那里吹口哨,像一只茅檐下的留鸟,终年唧唧不休。假装没听到,低头洗衣,鹧鸪一声声长鸣,掠过湖面和柳梢,心在那样的鸟喧声里悠悠荡荡,如涟漪晕开。

我现在住的房子很旧,快二十年了。老房子有老房子的好,前后高树成荫,鸟们也住进了树丛里,与我久住成邻。清晨,阳光薄薄地筛进了枝叶里,点点片片,躲闪蹦跳,鸟羽一般。一树的鸟,几十只,在里面唧唧复唧唧。不知道是忙着复习考试,还是在吹吹打打忙着嫁娶。又忙又乱,充满喜气,充满平民生活的烟火气。



忍冬

葛岱绿

金银花,乍听富贵而艳俗。而它的学名“忍冬”,透着一股冷冽的气息。波兰诗人米沃什曾把它写进诗里面:“如此幸福的一天/雾一早就散了,我在花园里干活/蜂鸟停在忍冬花上/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/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/我曾遭受的不幸,我都已忘记……”

欣赏一首优美的诗,如同揣摩一幅图画。当体态轻盈的蜂鸟优雅地停栖在一簇忍冬花上,柔和的晨曦正笼罩着四周。雾岚散尽,往事也如潮汐般退远。饱经风霜的诗人,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,内心格外平静。回望过去的岁月,一切都已不重要,渺如尘埃。一切又尤为重要,灿若金子。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,经岁月沉淀,沧桑变幻之后的深沉,睿智与安详,又如远方的大海,深邃无语。

忍冬,并不是遥远而陌生的植物。它在我国各省均有分布。孟夏草木葳蕤,绿遍原野。榭花飘彻,簌簌清香细。浪漫的野蔷薇与娴静的忍冬,欢喜地携手连袂,一起登上季节的舞台,适时绽放。酝酿已久的花事,如同一坛经年陈酒。一旦开启,顷刻幽香醉人。南宋范成大诗云:“忍冬清馥蔷薇醖,薰满千村万落香。”旧时年月,漫山遍野的闲花,巧笑嫣然。

我常站在窗边,偷窥他们的生活。这么多年,芳邻没换,还是喜鹊和麻雀。我跟朋友说,我的房子是老版本的,老公是老版本的,一树的鸟邻,也是老版本的。这老版本的雀儿们,日日年年窗外,像老友。人生总要有那么几个老友相伴相依:少年时认识,交往至今,彼此在一起消闲、喝茶、嗑瓜子、胡侃。不觉时光流逝,不觉老之将至。

初夏时分,常听到布谷鸟的叫声。尤其是夜晚,彼时,明月已升人已静,慵懒得于灯下,灯光低迷,人渐朦胧入睡。忽然间,听见远远传来清寂的鸟声,在空旷的田野上,心儿像被冷露濡湿,倏然忧伤起来;像有一把春犁在心里翻,翻出乡情和相思。布谷布谷——布谷布谷——,极有韵律,是旧人在诗里咏叹。深夜听布谷的叫声,这叫声是旧恋重逢时,他隔座低声轻问:你还好吗,你还好吗。心就这样从身体里漏出来,水一般漏出来,成溪成河,冷冷澹澹地到了远方,不能回来。于是,大半夜无眠,在布谷鸟声唱起的夜晚。

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。”也是王维的诗句。窗外的山,还是春天时的那个山,鸟鸣也一如春涧里的鸟鸣,只是时光已经不是,不是春天的了。在中年的闲寂和凄清里,听凉夜鸟喧,心就这么一点一点沉静下来,觉得世界也在这静寂里变得古意而空寂起来。觉得万物都那么远,那么静,只有从前,是近的,近在心底。

人是一只鸟。有时是麻雀,和众鸟齐鸣,那么热闹,那么烟火生动。有时是半夜月下的一只布谷,独自唱起饶有平仄的句子,清涼的句子。

鸟喧声里,忆新新旧旧堆叠的年华,一个声音在轻问:你是谁不变版本?是谁在露水氤氲的清涼之夜远远想起的少年旧人?

使徜徉其中的田园诗人流连忘返。花影婆娑,暗香浮动,陶醉了他那颗敏感细腻的诗心。

翻阅《本草纲目》,感叹世间平凡的花草,均能纷纷入药。至于忍冬,《唐本草注》曰:“它禀赋冬季凛冽之寒气而成,清热解暑之功尤甚。”我对此深信不疑,因为有过亲身体会。有一回,咽喉疼痛,声音沙哑。母亲得知后,连忙从乡下给我送来一包她亲自采撷的金银花,殷殷嘱咐,让我泡茶茶,一日至少喝三遍。果然见效,隔天咽喉就不疼了。

暮春,寻了一个闲暇的日子,去看望母亲。母亲茹素多年。虽然白发皓首,但是身体硬朗,步履矫健。那日,我们约好一起去附近山麓采摘野生金银花。

藤蔓植物,较拘谨低调的灌木而言,显得豪迈大气,天生几分流浪气质。忍冬也不例外。它落拓不羁,浪迹天涯。林下有它,山涧有它,路畔有它……处处有它潇洒俊逸,飘忽如侠客的萍踪。它的花,初时白,复而金黄。一律纤弱曼妙,温柔多情,绝不孤行。并蒂生两朵,成双结对,俨然白首不相离。因而又叫鸳鸯藤。真是奇异的花朵。就像亲密的情侣,守着凡俗的温暖,与心爱的人随行随止,难舍难分。

采摘忍冬,想了许多。生在尘世,难免不如意。如果怀抱一颗温暖的爱心,保持乐观向上,隐忍,坚韧,不懈努力,经过漫长的等待,或许能迎来生命的曙光。处于人生低谷,诸事不遂的境遇,别消沉,放宽心。闲时,喝一杯忍冬茶,读一读米沃什的诗,心灵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抚慰与释然。当直起腰来,继续前行时,相信前方总会有惊喜与意外,在等待着



绣球

赵淑萍

曾看到一张老照片,是少女时的林徽因:短发、俊眼修眉、中式衣裳,领子和袖口却有皱褶花边,显得典雅而又新潮。她在花前,拈枝而立,窈窕、柔美。花与人交相辉映,那花,是绣球花。

绣球,这名字取得真有意思。花如其名,伞状花序,几十朵小花簇成一个大大的花球。看到绣球花,似乎嗅到了雨季的清涼。因为,绣球盛开时,常常是江南的梅雨时节。绣球在雨中更加青葱、花团更加饱满。很少有花有那么丰富的颜色,淡绿的,粉红的,浅紫的、柔蓝的、紫色的、蓝色的……深深浅浅都有。甚至一丛花里,就有不同的颜色。据说,绣球的“变脸”是由土壤的酸碱度决定的。酸性时,花为蓝色,碱性时,花为红色。随着酸碱度的改变花可以呈现出不同层次的紫色和蓝色。夏日的园林,缀上几丛绣球,变得清幽。一户人家的门边或窗前,有了绣球的映衬,就有了浪漫的感觉。更不要说那遍植绣球的庄园和绣球绵延数里的小径。

绣球花又叫八仙花、紫阳花。传说八仙为了使人间锦上添花,抛撒了这种美丽的花朵。又传说有一年,诗人白居易看到招贤寺有山花一树,无人知名,色紫气香,芳丽可爱,颇类仙物,因以紫阳花名之。并写下诗“何年植向仙坛上,早晚移栽到梵家。虽在人间人不识,与君名作紫阳花。”另一种说法是此花产于日本,白居易的诗因遣唐使传入日本,日本民众喜欢,于是给这种紫色的花命名为紫阳花。后一种说法似乎比较靠谱。因为绣球虽美,遗憾的是叶子过于肥大,花朵又没有芳香。白居易诗中那“色紫气香”的,也许是另一种花。

有一次去西天目山,山间寺庙里有几棵树,树枝上是一团团雪球似的花。那花,跟绣球的花形一模一样,只是绣球有青白色的,但没有那么纯粹的白。一朵朵白色的小花,像一只只白色的蝴蝶,紧密地簇拥着,散发着清雅的香气。那花,如白雪压枝,美得无瑕,美得销魂。看到它们,你才真正体会什么叫“玉雪可爱”。这花,比以往所见的绣球花更加清丽,更加脱俗。

回来后,在网上查找,原来,这种是木本绣球,又叫绣球荚蒾,属于忍冬科,花色洁白。以往看到的是草本绣球,属于虎耳草科。

这一找,还真长了见识,居然发现了琼花。琼花是绣球荚蒾的变种,洁白如玉,花大如盘,聚伞花序生于枝端,中间是几十朵小花,有的已经吐蕊,也有的是珍珠般紧闭的花苞。周边八朵大些的花,没有花蕊,为萼片发育成的不孕花。怪不得又称为“聚八仙”。历代文人,都为琼花的美所倾倒,留下不少诗篇。宋朝的张问在《琼花赋》中描述它是:“丽靓容于茉莉,笑玫瑰于尘凡,惟水仙可并其幽闲,而江梅似同其清淑。”因为造型独特,诗人韩琦赞之“淮扬一株花,四海无等同”。扬州人很为这种花自豪,把它定为市花,甚至有人说,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”中的“烟花”就是琼花。

我有一种愿望:琼花盛开时,到扬州去!

本版摄影 梁溪 总第5662期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

永无止境

益往直前

21

做新闻是24小时待命,而防空袭也是24小时戒备。

当空袭警报一响,记者全都一个个从楼上往下撤,拿着防毒面具往酒店地下室飞奔。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,也不是第一次面对导弹向我飞来,但防化可不是小事,一枚导弹在其他地方炸了,化学毒气也可能顺着空气飘过来实施第二次攻击。等解除警报,大家再从地下室钻出来各干各的。

那些日子,科威特起码遭受过10次导弹袭击,事后证明,没有一次有化学武器。

在科威特度过的两天两夜,好像两年那么长,每当空袭警报凄厉地在科威特上空回旋时,我心里都会震动,像冰山崩塌,振聋发聩。战场边的媒体就是如此,火线上的记者就是如此,生死大关之前的新闻就是如此,让我难以平静,感慨、冲动、兴奋,五味杂陈。

我们焦急地待在科威特,等待和联军一起进入伊拉

克的机会,一个突然的电话,却将所有的计划打碎了。

2003年3月25日,央视《世界》栏目组的同事张郁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,他当时在应急对接小组里,配合战争报道特别节目,负责为我和白岩松提供计划、文案、外联等材料。他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说:“你知道吗?凤凰卫视的记者进了巴格达。”

我只觉得脑子里“嗡”的一下,好几分钟没反应过来,一片空白。张郁不说,我也知道是谁进入了巴格达,肯定是闫丘露薇。

我感觉脑袋被狠狠敲了一下!我长期跑中东地区的战地采访,之前又在伊拉克坚守了近两个月,可是现在,我在科威特,凤凰卫视的记者却已经在巴格达!这是失败!其次,这对于中央电视台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,我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很多飞舞的文字碎片,那是“9·11”之后社会各界对于中央电视台的诟病,对于凤凰卫视的赞扬。我前所未有地觉得,我与我所供职的媒体,如此荣辱与共,同气连枝。

在约旦与闫丘露薇重逢时,我还专门鼓励过她去巴格达。当时我还处于某种不平衡的心态,觉得我反正没办法,撤出来了,我们中国记者不管哪家,只要有人能进去,也能代表我。但是,当这件事真实地发生,并且

摆在我面前的时候,一时间,我失去了方寸,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,有失落,更有不甘心。我心心念念想要做到的事,只差一步之遥,失之交臂,现在却让别人做到了。

张郁有些担忧地告诉我,网上已经有舆论反应了,基本上就是一边倒地对着凤凰卫视和闫丘露薇的赞扬,以及对我们的种种责难。台里知道这件事,也觉得挺窝火的,明明之前守了那么久……

我强迫自己深呼吸,冷静下来,然后对张郁说:“我现在也不管别的,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,我已经不在乎了,但是如果凤凰卫视进去了,那我们央视也应该能进去。”接着,我问现在是什么情况,闫丘做了几条报道。在询问的过程中,我已经下定决心:我要不顾一切地回去!凤凰卫视能在那儿待着,我们为什么不能?!

闫丘露薇的行动对我们而言,既是刺激和挑战,也是一个掩护,这使我有更充足的理由回到巴格达。当然,如果我现在打电话向台领导请示,得到的绝对还是个“NO”,所以不能说。但是不说的话,我要怎么走?我在科威特每天从早到晚都安排了直播,有什么理由可以缺席?还有,就算走得成,要从哪里走?科威特有没有捷径可以进入伊拉克?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晓燕